

80多年前偷看龙船“上水”记

■宋维远

——

大约是1943年(或是后一年)的农历四月某日清晨,一阵鼓声把我从浓睡中唤醒,这时母亲照常起床煮早餐及准备让我随身带到学校吃的中饭。我问:“妈,外面为什么擂鼓啊?”

“村里那班后生要造新龙船了。”我听说造龙船,马上想起老师讲过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汨罗江殉国、楚国百姓竞渡的故事,但从来没亲眼见过划龙船的情景,只是经常听老人讲起龙船的故事,觉得快要有热闹好看了,十分兴奋,索性起床,早点到校,好向同学们打听划龙船的新鲜事。

那天到校时,班里同学还不多,却已三三两两在谈论他们村,或从大人那里听的划龙船的事,大家都感到很陌生。不一会儿,陈昭型同学来上学了,他家在林垵街头角开爿小酱酒店,每晚他要到店里帮他父亲打杂工,来他店里边喝酒边闲谈的人不少,第二天就会把昨晚在店里听来的“新闻”告诉大家,所以我们连忙向他打听。他说:“昨晚店里喝酒的客人闲谈内容差不多全是划龙船的事。前天林垵附近有几个村‘开’了龙船鼓,就像一阵风那样地刮到其他村,大家都想划龙船,青年人心头最烫,老人也会出面当头家、凑钱买木头。今年东洋鬼子连连吃了败仗,政府也不禁龙船,大家都想划龙船热闹一番,可以保稻埕丰收,人丁太平。他们还说到新龙船‘上水’,实际是下水,初次放到河里,坐上满满一船人,很危险,怕翻船,所以绝对不准说‘下水’。龙船怕妇女和孩子们乱说话,所以‘上水’时那一刻是不准他们看的,怕惹怒了‘龙王’……”后来又又说,“‘上水’的仪式很好看的,我也没看过。”我听到这里,心里痒痒的。这么好看的场面,为什么不让孩子去看呢?这次机会难得,我的村里正在做新龙船,如果这么好看的机会错过了,真太可惜了。于是,我那几天一直在盘算着“偷看”的办法。

我每天放学都故意绕道到太阴宫边造龙船的坦边看一会儿。龙船样子每天一个样,大约三四天后去看时,龙船已经造好有人在船舷两边画油彩了,有几个青年在擂鼓。还看见邻居的柳弟弟在摇着龙船旗。我想,哎哟,他命真好,比我大三岁,今年正好有资格当划手。这时不知哪里来的“灵感”,我突然想到把偷看的“主意”打在他身上。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前几个月,我还帮他抄一本《卖纰诗》(一种民间文艺活动“卖纰”的脚本)呢。经过我再三要求,他终于答应了。商量好后天清早,他在我家窗前学斑鸠叫,我便瞒着母亲从后门偷偷出来,由他领我从太阴宫的边门溜进去,躲在他事先布置好的农具堆角落里,“上水”时就在太阴宫的窗口偷看。

二

那天清晨,实际我早已醒来,穿好衣服在等候了,斑鸠一叫,我就轻脚轻手地瞒着母亲从后门逃出来,柳弟弟领我穿过小巷从太阴宫的边门里溜进去,宫里空无一人,我就赶紧躲在事先摆弄好的杂物后面。柳弟弟顺手把一个杨梅塞进我嘴里,虽然很酸,但他事先再三“威胁”过我,只能在龙船鼓敲响时才能吐掉。如不听他的话,发出声音来,“龙王”就会“打”我一把掌,嘴就会被打歪了,不能上学。我只好半

信半疑地熬着。

好不容易等到河边一排火盆点上了火,知道他们要开始行动了,我便钻出来站在宫里朝河的那个窗口后的石头上看。只见大人们都围在龙船边,先把龙船头这一端抬起来往河岸边推,又看见河边停着一只“河厢”(大木船),龙船头正好搁在“河厢”中间,两船成直角形,又见“河厢”横着向河心移动,龙船也慢慢地全身被推到河水上。

划手们依次上船。他们一只手持着“船楫”(短桨),另一只手从船边的竹篓里拿来一个杨梅放在嘴里含着。船头扛艄的人和划头档的两个人先上船,接着划二档、三档……的人上去坐定,等到龙船尾扛艄的人上船,用艄桨把船身定稳,最后鼓手、锣手、旗手,还有“催楫”(督促划手听号令的人)都上去站好。有几个头家老人还在岸边跑来跑去蹲下来察看船身的吃水线,比划了一会儿,有个老人举起手来,鼓手用木槌在鼓边轻敲一声,划手们分别伸手代楫在水中拨动,接着三声轻敲,划手也用手拨水三次,船前进了几尺,接着是连续的“笃、笃、笃”声,划手们转身向后,又是三声“笃”,三次拨水,船又退回原处。一切动作都是那么认真、自然,没有说话声,严肃而又紧张。

突然,一声响鼓,划手们吐掉嘴里的杨梅,齐声高喊:“划啊!”一时间船里的锣鼓声、岸上的“三菩提炮(用火药装铁管子里的炮仗)、百子炮,和着飘舞的旗帜与划手们有节奏的喊声震天响,确是扣人心弦。我便吐掉酸杨梅,跑出太阴宫到岸边,夹在观看人群中欢呼雀跃,心中暗暗庆祝“偷看”成功,心中有说不尽的兴奋,真是终生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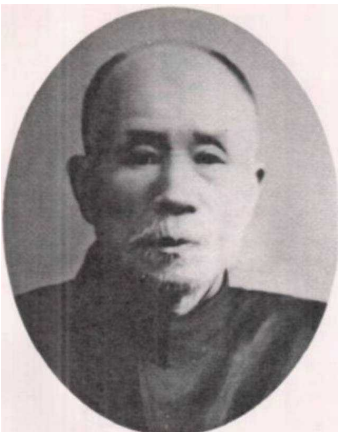
三

事后,好奇的我,急切地想追究下面几个疑问:为什么划手们嘴里要衔酸杨梅?为什么开始前进要先用手划水?在用手划水后为什么突然喊声、鼓声、炮仗齐鸣?先是问村里父老们,起初的答案是:“退凶星。”按民间讲法,人多,聚在一起容易出风险,模仿古代打仗时“偷营”的做法:“人衔枚”(用竹或木片做成成长条小棒,每人横衔在嘴里不准发声),“马束口”(用竹笼把马嘴套住,用草垫把马蹄包起来,不使嘶鸣及马蹄发声)。划龙船时正好我们这边土产杨梅成熟了,就用杨梅代“枚”。用手划水,是试航,察看新做的龙船和刚上船的划手是否适应。等一切就绪后,就像冲进“敌营”了,便喊声连天,发炮助威,击鼓传令冲锋。后来又知道,“退凶星”是带迷信的说法,实际上是让大家不要乱说话,集中注意力,服从指挥,统一行动,才会保持秩序,不混乱。慢慢形成了上面这种“仪式”。

后来,我常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醉心于偷看龙船“上水”?一个村子为什么那么得心应手地顺利举行一次群众活动?就那么几天功夫为什么大片土地上村连村地一阵风刮起了划龙船活动,而且搞得那么精彩而热闹,人人踊跃参加?如果是在外国,是否也能这样?我认为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我们的中国人的骨子里的中华几千年的传统龙船文化,我们是“龙”的传人!非此,还有什么更贴题的答案呢?

善人李毓蒙

■胡晓霞



人而无法安葬、不能生活下去的人家,他就把钱全部给了他们,自己只好沿途讨些茹丝饭充饥。

李琳娣说:“我15岁那年,回温州经过上海再见父亲,惊奇地发现他跟以前已是判若两人。这时候的父亲,头发稀稀拉拉,胡子拉碴,着一条灰黑色长衫,油光可鉴,袖口处露出丝丝缕缕的破碎内衣,脚上穿一双有破洞的布鞋,整个人老济公一样……”父亲为办学,几乎搭上了全部财产。有钱如此慷慨,没钱时也一样。父亲脚上的皮鞋,破得不像样子,学徒给他买了双新的,可他还没拿到家,就送给了别人。类似这些事例,实在不胜枚举。只要他有的,就有求必给,但对自家人的生活,却控制很严,即使是在上海办“毓蒙联华公司”的年代,他也只是把自己的家安在上海四马路(新中国成立前的路名)的一个亭子间里……

侄孙眼里的“蹭票人”

李琳娣的一席话,勾起了先生侄孙李顺海对美好往事的回忆。

归途中,他兴致盎然地告诉我,自己11岁那年,跟随“碎公”李毓蒙,去位于温州小南门蝉河家里玩。那天,他们起了个大早,从东山车头村出发,步行去九里汇,然后再坐船去温州。当他们走到上望薛里村时,碰到了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婆可能跟“碎公”熟,站在路边就向他哭诉自己所遭遇的家庭经济困难。“碎公”一听,当即就掏出身上所带的钱给了她。随后他们继续步行,到了九里汇,坐进船舱。不一会儿,一个人出来收“船钿”了。当他把手伸向“碎公”时,“碎公”摸遍了所有口袋也掏不出一分钱来,这才恍然大悟,刚才在路上把钱已全部给了“老太婆”。“碎公”尴尬地笑着说:“今天没带钱……”那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出门在外,怎么可以不带盘缠……”一个要钱,一个没钱,定夺不下,那人就把船老大给请出来了。船老大一进船舱,看到这位坐船不付钱的,竟然是李毓蒙先生,就赶紧满脸堆笑地摆着大手对“碎公”说:“李先生不用付船钱,不用付!”“碎公”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带了这个姆(瑞安方言,小孩子,指李顺海)一起坐船的……”船老大赶忙接话:“没关系没关系,姆也不用付钱……”

李顺海意犹未尽地说:“我们就这样蹭了一回船票,来到了温州小南门蝉河家里,碎公因此遭碎婆一顿奚落:姆都知道带出来,盘缠却不知道带!最后,碎公还老着脸向碎婆要了一点盘缠,才带着我一起坐船回东山……”

前辈眼里的“劳碌命”

我们在发黄的书刊里,寻找先生的踪迹;在诸位前辈的文字中,回望历史烟云中的先生——

1938年春,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猖獗一时,时局极不稳定。但李毓蒙先生等人为使家乡适龄儿童不失就学时机,积极筹划,在战火中成立“私立毓蒙完全小学”。学校还设“民众代笔问字处”,义务为大众代笔书信函、文字等。学校所有经费由毓蒙

华联公司汉阳分厂支付,所有入学儿童一律免收学杂费,全乡儿童没钱也有书读。

1941年冬天,在李毓蒙先生的大力提议下,在东山陡门头工业基地东边,破土兴建“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校舍。经费花光了,先生就把自己昔年所盖的“李毓蒙制造絮棉机器厂”的七间老厂房拆掉,把材料运到学校来造饭厅和宿舍,甚至一度决定卖掉他那温州毓蒙铁工厂所拥有的股份……

八年战乱,家乡温州几度沦陷,诸多弹棉机从业人员在经济上都十分拮据。没有固定收入,家属无法与先生在上海一起生活。先生独自一人在沪,生活无人照料,十分清苦。亲友们见了都感到于心不忍,常买些衣服、鞋子送给他。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苦”,看到马路边比自己更苦的人,就把衣服都给了那些衣不遮体的人,最后落得自个儿四季更换的衣服都不齐全。有一年,当他穿着棉衣,热得没有夹衣替换时,就请一位学徒的妻子,帮助自己将棉袍内的棉花取出,改成夹袍来穿。但他整天乐哈哈的,亲戚送给他的新衣服,还是送掉。就这样,先生一直身穿破衣烂衫,脚蹬补丁破鞋。然而,在上海滩与那些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阔老”交往时,他却不觉得自己有多寒酸,心里十分坦然。

发展机械工业,使劳苦大众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是李毓蒙先生梦寐以求的理想,也一直为之奋斗。新中国成立前,他把所有弹棉机生产厂家联合起来,求得共同发展;在发展弹棉机事业的同时,尽力提高弹棉机生产工人的福利,如按工资比例分发红利给工人,开办医院给工人以医疗保障等;他还抽取部分盈利和专卖报酬作为社会福利事业的费用,如创办学校、围垦涂滩等。至于他个人,则倾尽所有,清苦半生。

建立“公私合营温州铁工厂”时,李毓蒙先生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委任他为副董事长,是一清闲之职,在具体工作方面,并无什么要求。但是,他还是坚持天天上班,一直活动在各个车间,关心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嘱咐年轻工人要注意生产安全,并亲自动手做些工具,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在翻砂车间,由女工来做铸件清砂,当时没有钢丝刷,而是使用竹刷子,费劲、费时又废刷子。于是,先生便在厂内各处找来废旧铁丝,扎成刷子,交给女工们使用。这样,既减轻了劳力,又提高了工效,女工们高兴得直喊“老师公真好”!

见到打铁工人在蒸腾热气的火炉旁边,一手抡着铁锤,一手夹着铁件,一天到晚,汗流浹背,那种强体力劳动的辛苦,又触动李毓蒙先生要研制一种省力的打铁工具。他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与探索,自行设计了一种新型打铁工具的图纸。但由于公私合营厂要按照上级的计划开展生产活动,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的,最后,也就没有进行研制,不了了之。

一次,李毓蒙先生听说有一位其他机械厂的工人,因砂轮碎裂而丧命,他便着手研制不易碎裂飞溅的砂轮。为此,他又亲自去寻找砂轮原料,去别处借用窑炉烧结材料。由于烧成材料要有一定的时段,等炉温冷却也要较长时间,因此,他往往要等到深夜,在拿到烧成的材料后才肯回家。这样,才能及时地知道此次的试验是否成功。因为缺乏仪器来检验材料的硬度和切削能力,他便利用瓷碗片,按其划道的深浅来判别。所以,有一段时候,他的口袋里装了不少煤渣似的硬质材料和破碗片。年近70岁的李毓蒙先生,为探寻铁矿石,亲自进温州境内最高山脉大罗山,直至1961年去世,他的衣袋里,还装着黄铁矿石……

一个人走了,但留下了一片宽阔的天地,留下了卓著的名声。善人李毓蒙,始终与劳苦大众心连心,一辈子都在为让别人活得更好而奔走,其人生价值,就在他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价值。

分类天地

服务热线:65917777

家政

■三通家政:瑞安三通管道及马桶等疏通,专业清理化粪池,专业空调、水电安装维修等,15356267199。
■瑞安市诚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一家正规化家政服务公司,主营:家庭保洁,开荒保洁,工程保洁,家电空调清洗,甲醛检测治理(每年免费检测一次),签订正规合同。服务热线:13695832532,地址:瑞安经济开发区集贤路255号(瑞安电商文创园内)。

家电维修

■30年专业经验,安装、精修、清洗:大小空调、冷库,工业冷水机,国产、进口机组,制冷设备疑难故障排除。承接各单位品牌电器整体包修,15867741252。

搬家

■专业搬家,钟点工服务,专业管道疏通,专业清理化粪池,专业空调维修,电话:13967736316。

疏通补漏

■市政工程疏通,承包学校、小区、酒店、园区等工程检测、疏通,15869696136。
■清理化粪池、油池,疏通马桶、下水道,清洗阴沟,83685679。
■疏通补漏:三通疏通马桶及浴缸等,高压疏通管道、抽粪;空调及水电安装维修等,13388579754。

装修

■本地人承接装修工程:含泥水工、木工、油漆工、水电工等,套房、店面、厂房、办公楼旧房翻新,电话:13957709501。

关于瑞东嘉园(Q-5-7地块)二期房款
结算缴纳通知

因瑞东嘉园安置房(Q-5-7地块)已竣工,为更好推进房款结算(含车位费)和安置房交付工作,具体事项现通知如下:
一、各安置户应于2024年5月20日至5月24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到我委409办公室领取结算单、缴款通知书等书面材料,若未按时领取,视为同意我委的房款结算结果,并以此计算相应金额与时点。
二、瑞东嘉园安置房临时安置费结算截止至2024年5月24日。
三、瑞东嘉园安置房二期房款(含车位费)缴纳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若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的,将自逾期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滞纳金。
望各安置户妥善安排时间,及时办理房款结算并缴纳。
瑞安滨海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4年5月17日

遗失

遗失瑞安市龙舟运动协会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39005894001,声明作废。
遗失潘云弟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证号:330325195910282879,声明作废。
遗失钱玮晟的辅警证,证号:FJ050692,声明作废。
遗失瑞安市嘉达门窗经营部的原公章、原法人章(李梅)各一枚,声明作废。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325299 电话:(0577) 总经办:65816333 发行部:65836178 广告部: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J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258元 印刷: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